

编者前言

长白丛书，旨在开发乡邦文献，宏扬地方文化，面向吉林，服务桑梓。系吉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程，收长白地域内文献古籍三百余种，约两千万字。

长白丛书，年出一集。初集内含：吉林通志、吉林外纪、吉林志略、吉林地志、吉林乡土志、鸡林旧闻录、长白汇征录、长白江岗志略、长春志书五种、白城志书二种以及松漠纪闻、东夷考略、山中闻见录、柳边纪略、扈从东巡目录、鞞鞞旅行记、启东录、皇华纪程、吉林勘界记、黑水先民传、光绪丁未延吉边务报告、延吉厅领土问题之解决、边疆叛迹、韩边外，凡二十四种，三百余万字。

吉林通志始修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约百三十万字，为一方良志，足资考信。本志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进呈并付梓，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重印，一九六五年台湾边疆丛书影印，存世无几，且均未加整理。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应编史修志之急，邀集本省鸿儒硕彦，精心校点，附加新编目录、人名、地名索引及勘正表，两度寒暑，乃克毕工。

校点同志及其卷数如下：

夏润生 一卷至十二卷，含序、例、圣训、天章、大事、沿革。

刘乃中 十三卷至二十六卷，含舆地。一百二十卷至一百二十二卷，含金石、志余。

刁书仁 二十七卷，含风俗。

王振科 二十八卷至三十五卷，含食货。

宋 抵 三十六卷至四十三卷，含经制。

罗节文 四十四卷至五十七卷，含学校、武备。

李澍田 五十八卷至七十一卷，含职官。

刘第谦 七十二卷至九十二卷，含前代及清初人物。

周克让 九十三卷至一百八卷，含清代人物。

蒙一丁 一百九卷至一百十九卷，含其他人物（忠义、耆旧、寓贤、列女）。

李澍田主点总校。

杨桂林、陈见微担任复校。

陈见微、王利英、侯雁飞担任编务。

杨巨学、王怡贤编定索引。

初集由王季平、孙晓野、陈连庆、王承礼、薛虹、王松龄、吕绍纲、于永玉、刘厚生、宋嗣廉等人组成的审定委员会审订通过。

通志原书百二十二卷，进呈朱丝栏抄本，版面33.5×20.3公分，版心21.7×15.9公分，十行，行22字，117册，内图一卷。影印底本为线装八函四十八册，内图一册。版面25.6×17.6公分，版心19.7×15.3公分。今缩印为十六开本，每版容纳原书二叶，全书体积约为原书四分之一，影印、精装，上下两册，亟便检索、收存。

本书出版，在省古籍领导小组及省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吉林文史出版社的支持下，得助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及吉林市图书馆。吉林市印刷厂精心承印，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代为发行，谨此鸣谢。讹漏舛误之处，敬希方家指正。

编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长白丛书序

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同志，悉心专研历史，关心乡邦文献，于教学之余，搜罗有关吉林的书刊，上自古代，下迄辛亥，编为《长白丛书》，征序于予，辞不获命。爰缀予所知者书于简端曰：

昔孔子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说者以为：「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是因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相辅相成，缺乏必要的文献，历史研究便无从措手。古代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之属，久已风行海内，家传户诵，不虞其失坠，而近代文献往往不易保存。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曾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的注意。于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曾详言之。然而，保存文献并不如想象那么容易。贵远贱近，习俗移人，不以为意，随手散弃者有之。保管不善，毁于水火，遭老鼠批判者有之。而最大损失仍与政治原因有关。自清朝末叶以来，吉林困厄极矣，强邻环伺，国土日蹙，先有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继有军阀割据，九一八事变后，又有敌伪十四年统治，国土沦亡，生民憔悴。在政权更迭之际，人民或不免于屠刀，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命运。时至今日，清代文书档案几如凤毛麟角，九一八以前书刊也极为罕见。大抵有关政治者最先毁弃，有关时事者则几无子遗。欲求民国以来一份完整无缺地方报纸已不可能，遑论其它。

建国以来，百废俱兴，文教事业空前发展。而中经十年浩劫，公私图书蒙受极大损失，断简残篇难以拾缀。吉林市旧家藏书，文革期间遭到洗劫，损失尤重。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复兴，文运欣欣向

荣，在拨乱反正的号召下，由陈云同志领导，大张旗鼓，整理古籍，一反民族虚无主义积习，尊重祖国悠久文化传统，为振兴中华，提供历史借鉴。值此大好时机，李澍田同志以一片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广泛搜求有关吉林之文史图书，不辞劳苦，历访东北各图书馆，并远走京沪各地，仆仆风尘，调查访问，即书而求人，因人而求书，在短短几年期间内，得书逾千，经过仔细筛选，择其有代表性者三百种，编为《长白丛书》。盖清代中叶以来，吉林省疆域迭有变迁，而长白山钟灵毓秀，巍然耸立，为吉林名山，从历史上看，不咸山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明确记录，把长白山当作吉林的象征，这是合情合理的。

丛书中所收著作，以清人作品为最多，范围极其广泛，自史书、方志、游记、档案、家谱以下，又有各家别集、总集之属。为网罗散佚，在宋、辽、金以迄明代的著作之外，又以文献征存、史志辑佚、金石碑传补其不足，取精用宏，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吉林文献的总汇。对于保存文献，具有重大贡献。

回忆酝酿编余之际，李澍田同志奔走呼号，独力支撑，在无人、无钱的条件下，邀集吉长各地的中青年同志，乃至吉林的一些老同志，群策群力，分工合作，众志成城、大业克举。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先进经验，培养出一支坚强队伍。这也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一个范例。

我与李澍田同志相处有年，在编订此书之际，澍田同志虚怀若谷，对于书刊的搜求，目录的选定，多次征求意见。今当是书即将问世之际，深喜乡邦文献可以不再失坠，故敢借此机会聊述所怀。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要从祖国的悲惨往事中，培养爱国家、爱乡土的心情，激发斗志，为四化多作贡

献。也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能够体会到保存文献之不易，使焚琴煮鹤的蠢事不要重演。

当然，有关吉林的文献并不以汉文书刊为限。在清代一朝就有大量的满、蒙文的档案和图书，此外又有俄、日、英、美各国的档案和专著，如能组织人力，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理，提要钩玄，勒成专著，先整理一部分，然后逐渐扩大，这也是不朽的盛业，李君其有意乎？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吉林陈连庆谨序

点校重刊序

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富有举世称赞的优良民族文化遗产。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图经方志被列为一大部类。据统计，历代所编修的地方志书，达八千余种、十万余卷。它详细地记载了各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向当代和后人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吉林通志》就是我国东北地区较为优秀的一部志书。

《吉林通志》被史志界称为一部佳志，今天看来，也是当之无愧的。这部旧志，在体例上「因中有创」，这对新方志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它的篇目设置，依据吉林省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地位，求得体例与内容的统一。全书分十三个大目，并「统名以志，不立杂名」。其圣训、天章、大事、沿革诸志依内容归属，不分子目，顺时序事；而舆地、食货、经制、学校、武备、职官、人物、金石等则又各分子目，纲目条系，精简御繁。这里，如圣训、大事、学校、武备等篇目的设置，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编纂者匠心独具。对不便收在上述各专志中的有用资料，又单设一个「志余」附后，这种保存收录史料的章法，也是一种创新。

《吉林通志》内容翔实，收录宏富，保存了一些「正史」所未收存的珍贵资料。如对东北特产东珠，在卷三十四第三十六叶中载有御制采珠诗；三十七叶又载有御制松花石砚诗等，都是正史未收的。据当时有关修《吉林通志》的档案记载，为编修这部志书，在资料搜集上是用了大力气的。如当时吉林分巡道不仅向旗人、民人发出了征集资料的告示，而且还选拔确有相当能力并经过考试才录用

的人，下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勘测绘图，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具有吉林省特点的真实资料。因此，这部志书才有着「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补史之无」的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重刊《吉林通志》是为了振兴中华，服务四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拨乱反正。现在正进行着全面改革，先在农村取得成功经验之后，继之又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是我国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所作的重大决策，被视为中国第二次革命。「两个文明」一起抓，是中华民族腾飞的标志。重刊《吉林通志》的目的，正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信息。

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得到吉林省地方历史上的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我搞了几十年的农村工作，对农业生产有所了解。然而，当我重温这部旧志之后，对吉林农业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受到新的启迪，颇感开卷有益。崇德元年（一六三六），皇太极称帝，改女真为「满洲」。东北因为满族的「龙兴之地」，因此，清朝统治者对这里实行了特殊的封禁政策。以后，清政府把土地分给了旗民，目的是为了「使八旗官兵老有「容身糊口之处」（《吉林通志》卷三十一第二十八页）。康熙十年（一六七一），东北各地驻防的病退伤残及六十岁以上退甲的八旗兵丁，每月给银一两。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对吉林、宁古塔、琿春、伯都讷、三姓、拉林、阿勒楚喀等驻防兵丁的红白赏银，都是「以旗民余地租银充赏」的（《吉林通志》卷三十八第二十四页）。同时，清政府为保持旗人对民人的比例优势，限制内地汉人进入东北，因而使这里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当时，除了清政府向东北发配罪犯之外，汉族流民也逐渐增多起来，在这广袤无垠的沃野上，随着汉

人的增多，被开垦的处女地也越来越大。在帝俄修建中东铁路时，森林覆盖率尚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火车是靠铁路两旁伐木为燃料。冬季大雪铺盖，夏季雨量充沛，虽有局部旱涝灾害，但多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东北少有因天灾而产生的饥荒年。因此，清朝政府的封禁政策也没能阻止住关内成批的穷人「闯关东」。这些汉人分布在东北各地，改变着这里原有的自然经济状态。我们从志书中许多地名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开发东北的历史足迹。这使我想到了，历史上闯关东的流民，对吉林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吉林通志》人物志所占篇幅较大，其中有些人物在开拓地方经济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二月至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先后三次任职吉林将军富俊，他曾几次上书清朝内务府，请示开垦皇族围场，如伯都讷等，终于获得皇帝恩准。此外，在人物志中还记述了不少抗击外来侵略的志士、努力做事的贤良、舍己为人的好汉，他们的生动事迹对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是很有意义的地方教材。现在重刊《吉林通志》，本着继往开来，批判继承的精神，一方面点校影印，为了保存史料要保存原书原样；另一方面当我们使用它时，应当剔其糟粕、吸其精华。这部旧志的烈女传，由于历史局限而记述了许多封建人伦关系；这是应当摒弃的，但也应看到它是用多少妇女的血泪写成的，其中也不乏有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值得深思之处。在风俗方面，既有反映封建等级观念与忠孝伦理思想的鄙俗，也有热爱生活、敬老扶贫、团结和睦的美德。

《吉林通志》点校工作，在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的指导和省内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由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主任李澍田副教授负责，以吉林

省属高校为主，广泛组织了社会力量。他们日以继夜，经年不辍，克服了很大困难，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拥有一百三十余万字的宏篇巨志的点校工作，这是难能可贵的。

《吉林通志》作为《长白丛书》第一部书重刊出版，是我们省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祝愿同志们在此基础上勇往直前，循序渐进，使《长白丛书》尽早问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王季平

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

重刊《吉林通志》序

《吉林通志》是有清末叶吉林省第一部官修的全省通志。它上自桔矢之通，下迄光绪中期。历史长，地域广。就鸦片战争前说，在地理上，如反映嘉庆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二〇年）中国清代一统河山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一二图所示，它的区字是相当宽广的。它有吉林、白都讷、阿勒楚喀、宁古塔和三姓一共五个副都统辖区。在五个辖区里，宁古塔副都统辖区东临大海，三姓副都统辖区不但北东两面滨海，而且跨海领有库页全岛之地。可见这部通志所记事物，它们的历史舞台，其广度包括现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大部地区和被沙皇俄国掠夺的大片土地，它的范围是远远超出现在吉林省的。因而这一部《吉林通志》是我国东北部分广大地区的历史记录总集，是一部重要的官修东北边疆史志。

《吉林通志》是光绪十七年十月获准而开局兴修的。十八年五月末，吉林将军长顺因修志用书被焚上奏说：「司库旧有赏发《开国方略》、《盛京通志》、《渊鉴类函》等书，前因测绘吉林舆图，将各书检出备查，暂存署内。嗣遇火灾，延烧官宅，书亦被毁。请将前次被焚之书，每种颁发一部。事见《清实录·德宗实录》。《实录》同条说：「该处官府被焚系十六年三月间事。」可知十七年吉林开局修志之前已经有测绘吉林舆图之事。

据李澍田同志《东北史志文献要略》著录，现藏于辽宁、大连、东北师大等图书馆的东北乡土志中：《阿勒楚喀乡土志》是光绪十六年「遵飭省颁格式，照给图式，并创图说清册」而「造送」的。很明确，这类乡土志是在十七年开局修志之前，测绘吉林舆图时，为舆图图说，据实际调查而作的。

这是一类。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稿本《伯都讷乡土志》是「为造送本处所属凡有应例志书者，依省文所载目录，查明造具」的。光绪十七年抄本《宁古塔地方乡土志》是五月初一「造具采访志书清册」的。并且说：「采访目录按照内载事迹，详加采访，送省汇办。其间如有未尽事宜，再请飭令续行采访，以昭核实」。都明言「志书」，这又是一类。它表明，长顺早在上书请求开局修志之前，已经拟定调查纲目，使属下各地为「志书」造送相应的乡土调查报告，为修志作好准备。开局之后，实地调查是有人司其职的。头品顶戴镇守阿勒楚喀拉林地方副都统博奇巴图鲁富和便是其中之一，可见长顺对这事十分重视。

从这些情况看，《吉林通志》的修纂，除博采通才，广征文献外，还作了很多测绘、调查，并责成地方根据实际造送乡土志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可见这一部通志所记的山川、资源、物产、政治、经济、军事、民族、风土、人情等等自然的或社会的历史情况，有很多是来自修志当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这一点，使这部吉林文献「优于征今」，亟便复核利用，为研究明清史提供很好的资料，为开发和建设东北提供很好的历史依据。这又使《吉林通志》成为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东北的东北部地区的重要史志。

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历史作用，标点《吉林通志》，便于古为今用，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当然，这部《吉林通志》如长顺所说，是有感于「三百年来省志未立，无以恢宏神漠，润色鸿业」，是宣扬清王朝封建统治为主的。使用时，分析、研究、批判、利用，披沙拣金，实有赖于读者。

一九八六年清明 吉林晓野孙常叙

校点《吉林通志》序

办理一切事情，都不应该一哄而起。整理建国以前的旧的地方志书，也要区别轻重缓急，择其内容丰富并为今日各项工作急切需要参考借鉴者校勘标点、印刷出版，以方便广大读者。尤其是那些肩负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重责的各级负责同志以及各行业的专业工作人员，迫切需要掌握所在地区的历史信息，了解一方的历史情况。有一部经过校勘标点的比较好的旧志书，确实可以算是及时春雨。《吉林通志》是清季所修的志书中难得的佳作。李澍田同志邀集名师宿儒，披霜戴月，两度寒暑，校勘标点这一部分量很大的桑梓旧籍，这对光大文化遗产，贡献于当代各项建设工作，实在是一种有意义的大好事。

吉林省远处东北边陲，虽然自古以来便同中原先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兴亡迭替，少数民族自己的记载太少了，汉文的文献也多散缺，难以足征。从全国来看，吉林在经济和文化的开发上都是比较迟。有清一代的鼎盛时期，各省修志蔚然成风，不仅中原省份多至几修，就是《盛京通志》也竟五修。可是，吉林省仍然是没有修志的省份之一。这一点、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迨至清季光绪朝，户部、理藩院先后咨取舆地图册，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会典馆为纂修会典咨索资料，守土吉林的旗民官员，屡次感受到「吉林向无志书」之苦，才开始筹划纂修《吉林通志》。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遴选人材，调集资料。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十二月国史馆又咨取志书，要求无志省份将疆域道里、建置沿革、山川城池、学校选举以及边防、营

制、驿传、户口、田赋、物产等等采访造册咨报。这又促进了吉林省的修志工作。因此，才有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九月初三日吉林将军长顺的奏请开局兴修。其实，早在这以前，吉林修志工作实际已在进行。广泛地征集资料，所辖各副都统衙门都已拣派人员按着颁行下来的提纲项目采访，现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和宁古塔、三姓、伯都讷、阿勒楚喀、琿春等副都统衙门的《本境界址内事宜采访各节繕造清册》，就是当时咨送上来的原始资料，其原咨呈尚在，咨报日期均在九月初三日以前，便是明证。根据《吉林通志》记叙内容的实际下限和长顺的《吉林通志序》，可知其脱稿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据《清实录·德宗实录》（二十六年七月丙午条），雕板印刷成书，「装订进呈」于清廷，是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从上边简括叙述的修志经过，可以知道《吉林通志》的修纂，是主动的。经过认真广泛地搜集了资料虽非出于大师名家之手，但绝非那种迫于功令、草率从事、仓促成书者所能够比拟的。

《吉林通志》大约纂修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十年。这期间随着外国的入侵，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吉林为清政府反动的封禁政策所封闭的状态，被来自内外不同性质的力量所冲击，呈现的变化在全国各省中是比较突出的。如疆域的变化，吉林省失地占全国丧失领地的大部分，从一个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变为一个丧尽海岸线的内陆省份。不仅中俄边界多事，中朝边界在帝国主义的插手下也发生了争端。边事日频，政事日繁，这五十年间远远超过清入关以来的二百年间。《吉林通志》虽说通纪，上溯唐虞肃慎朝贡，但详记鸦片战争以来五十年间吉林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化，于边事，于商务，于农民战争，于少数民族起义均有反映，超出清代志书一般限于吏户

兵礼刑工诸房政事，而着眼于近代中国社会上的新现象，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今日阅读《吉林通志》的价值所在。

《吉林通志》记叙的地理范围，是当时吉林将军和宁古塔、吉林、三姓、阿勒楚喀、伯都讷、琿春等六副都统衙门和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管辖的旗丁驻防区域以及吉林分巡道管辖民事的区域，包括今天黑龙江省管辖的合江、牡丹江、松花江等地区、中俄璦琿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所丧失的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还有库页岛。《吉林通志》对于丧失的领土部分记载欠详，是当时资料的所限，固属憾事。但书中《吉林旧界全图》画的是上述两个界约以后的国界，这在当时也应视为是政治性的错误。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以及政治统治的需要所形成的错误观点在旧籍中比比皆是，今日的读者当然会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而不来苛求的，但事关领土归属，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明确指出，现属吉林管辖的辽源、东丰、浑江、集安、长白、安图、抚松、通化、梅河、海龙、辉南、柳河、白城、双辽、洮安、梨树、怀德、通榆、镇赉等市县当时属奉天省管辖，不在吉林的疆域范围，《吉林通志》也不包括其内容，这是今日读者所应该知道的。

原书为繁体字并且无标点，对今日从事各种行业的广大读者来说，当然已是很感困难了，况且还有不少衍缺讹错和清字（汉字写的满语）的专有名词，就更给读者增大困难。李澍田等同志的校勘和标点，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志书校点本中稀见的佳作，并且附有人名、地名的索引，为检索提供方便。这对于使《吉林通志》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无疑的是做出了新的贡献。著书立说，成家言，固然重要。整理旧籍，光大文化，也是适应时代的「推陈出新」。我正是出自这种心情，为喜

悦地欢迎《吉林通志》校点本的问世，而赘言数端，蛇足于是书。

十八

一九八六年 清明日 薛虹谨书

重印吉林通志序

粵稽肅慎故壤，傳於楮矢之通。吉林新名，

定於鎮守之設。薩氏撰紀，始有專書。薩氏國氏

作吉林外紀忠靖創修，乃成通志。忠靖公長順任吉林將軍

創修通志夷考其時，秉筆之彥，多屬通才。李侍講桂

林楊太守同桂皆精於輿地之學言皆整練，事甚賅密，綜

其經略，可得而言。竊原方志之作，為史支

流，前代大事，在所必書。廣西通志，謝啓始

創事紀，此善例也。盛京通志，不載大事，實

為闕略。本書發凡起例，紀載特備。至於疆

域山川，總以輿地之名，寓賢列女，併入人

物之目，皆能化碎為整，便於檢尋，此體例

之可尚者也。復次，則比緝吉林文獻，每優

於徵今而紕於考古。肅慎挹婁之建國，扶

餘勿吉之分疆，其在漢唐以前，書缺有間，

可弗論已。惟於渤海，則有五京、十五府、六

十二州之建置。於遼金，則有東京道、上京

路之遞嬗。於元，則有開元、海蘭、水達達諸

路。於明，則有奴兒干都司諸衛。蕃布境內，

在所宜詳。本書始終條理，得其大齊，此考

證之可尚者也。若夫洪紀具在，葉志尚存，

因謠傳譌，更僕難數。一忽汗也，而謂遠在

遼陽。一開元也，而謂置諸奉省。一顯州也，

而謂即今廣寧。皆以毫釐之差，而致千里

之謬。本書悉為辨正，務得其真，此又斷制

之可尚者也。夫折衷六藝，高挹羣言，今人

或不如古。補苴罅漏，網羅散佚，後人轉勝

于前。盛京通志兼載吉林，餘事所及，殊少

縝密。間附證義，復多乖忤。其有待於後人

之訂正者，勢也。創修本書之時，地闢民聚，

庶事蕃繁，車書大通，制度具備。載筆之士

易於致功者，亦勢也。惟謝氏創立志體，壹